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the-killer-in-the-bloodstream-the-spike-protein/5747572>

藏在血液裡的殺手：棘狀蛋白

By Mike Whitney

“打從開始，新冠疫情就是一樁企圖危害人類健康與生命的陰謀。這場疫情不只是為了謀財害命，同時它也是政府試圖將其專制權力凌駕於人民之上的藉口。我們應該對那些打壓真正有療效的療法、鼓吹注射致命疫苗的人提起大規模的法律訴訟，把他們一網打盡。”

——保羅·羅伯茨（Paul Craig Roberts），雷根時期的財政部助理部長

— — —

棘狀蛋白（Spike Protein）是一種“高度危險”的跨膜融合蛋白，也是構成新冠病毒的成分之一。“棘狀蛋白在穿透宿主的細胞並引發感染這方面扮演著重要的作用。”而且，棘狀蛋白還會破壞血管內皮中的細胞，從而導致血栓、出血、嚴重炎症甚至致死。

僅僅用“危險”來形容棘狀蛋白都還太過輕描淡寫，它基本上完全可以被當作是一種潛在的致命病原體看待，這東西至今已經奪走了數萬人的性命。

既然如此，為什麼那些疫苗製造商卻偏偏要選擇以棘狀蛋白來作為誘導人體內的免疫反應發生的抗原呢？〔mRNA疫苗的原理就是不斷在人體內製造棘狀蛋白，來加速形成免疫反應——譯注〕

這是一個非常令人尷尬的問題，畢竟，所有的研究都已經告訴我們，棘狀蛋白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毒藥。下面引用的是索爾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對棘狀蛋白的發現：

“研究人員已經證實了這種蛋白可以如何傷害細胞，這一點確定了新冠病毒實際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血管疾病...病毒會從細胞層面對血管系統（又被稱為循環系統）發起破壞和攻擊...其他研究冠狀病毒的科學家一直以來都懷疑棘狀蛋白可能有破壞血管內皮細胞的作用，但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清楚觀察到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

單單是棘狀蛋白的存在就足以引起疾病，甚至讓組織樣本中的肺動脈壁細胞產生了炎症。研究團隊隨後在實驗室中成功複製了這一過程，他們讓健康的內皮細胞（其負責形成動脈）接觸棘狀蛋白，結果顯示棘狀蛋白會通過與ACE2受體的結合，來對這些細胞產生損害。就算去除了病毒本身的複製能力，它仍會對血管細胞造成嚴重的破壞，就是因為它具有與ACE2受體結合的能力，這就是我們現在俗稱的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是一種血管疾病：冠狀病毒的棘狀蛋白在細胞層面上對血管系統的攻擊情形》 [COVID-19 Is a Vascular Disease: Coronavirus' Spike Protein Attacks Vascular System on a Cellular Level] ）

還記得當初川普建議大家可以注射漂白水來治療新冠病毒時，是如何笑掉大家大牙的嗎？結果現在這些疫苗廠商所做的又有什麼不同？

答案是還真的沒有什麼不同，不管這些疫苗能提供多少保護力，與它們對個人健康和身體構成的威脅相比都根本不值一提。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剛才那段引述的作者還提到了棘狀蛋白可以在病毒被移除的情況下，被單獨保留下來？

按照文章作者的說法，即使這種被單獨抽離出來的棘狀蛋白也仍然具有“顯著的破壞力”，包括“血栓、出血和嚴重的炎症”。換言之，就算沒有病毒，光是棘狀蛋白也足夠致命。現在再來看看（安大略省圭爾夫大學的病毒免疫學家）拜倫·布里德博士（Dr. Byram Bridle）是怎麼說的：

“我們犯了一個錯，直到現在我們才意識到這一點...我們以為棘狀蛋白是一個很好的標靶抗原（target antigen），我們完全沒發覺棘狀蛋白本身就是一種毒素，是一種致病性蛋白。所以，我們實際上是在無意間把毒素注射進了每個施打疫苗的人體內。”

（《疫苗科學家：“我們犯了一個錯”》 [Vaccine scientist: ‘We’ ve made a big mistake]）

請花幾分鐘認真想一想。事實上，這就是過去十五個月以來一直缺少的那塊最關鍵的拼圖。正如呼吸道疾病的假象掩蓋了新冠病毒之所以具殺傷性的真正原因（棘狀蛋白），關於接種疫苗鋪天蓋地的宣傳也掩蓋了一個令人難堪的事實，那就是疫苗實際上會釋放出一種“足以引起疾病”的物質。

這就是致病性（pathogenic）字面上的意思。棘狀蛋白是一種致病毒素，任何接種疫苗的人都會因為它而面臨難以估計的危險。這難道還不夠清楚嗎？值得一提的是，布里德本人就是一位疫苗研究人員，去年政府撥給了他大約二十三萬美元來研發新冠疫苗。他是真的懂科學，在斟酌用字上也十分謹慎。說“致病性”不是刻意要嚇唬大家，但這就是疫苗釋放的蛋白質會在血液中產生的結果。它們會對血管的內皮細胞造成嚴重的傷害，引起病變甚至致死。我們繼續引用上面那篇採訪的更多內容：

“眾所周知，問題不只出在這種最初源自於蝙蝠的病毒獲得了感染人類細胞的能力，而且還在於它會釋放一種被稱為棘狀蛋白的質素。大部分新冠疫苗的原理都是指示我們體內的細胞製造出相同的蛋白質，以便產生抗體來在對抗將來實際的病毒影響。有證據表明，疫苗確實在有些人身上達到了這樣的效果。

但有一個問題，曾在去年獲得加拿大政府撥款二十三萬美元來開發新冠疫苗的研究人員拜倫·布里德博士最近卻出面表示，疫苗製造的棘狀蛋白並不會只在注射的部位（肩部肌肉）開始局部作用，而是會進入血液、順著血液循環被帶往身體中的其它許多部位。

根據先前沒有公開的在動物身上拍攝的X光成像顯示，棘狀蛋白到最後已幾乎無所不在，它會進入腎上腺、心臟、肝臟、腎臟、肺、卵巢、胰腺、腦下垂體、前列腺、唾液腺、腸、脊髓、脾臟、胃部、睪丸、胸腺和子宮。

棘狀蛋白的數量很少，一般幾天後就會消失。問題就在這裡，這種機制是否與接種疫苗不久後出現的數千起死亡和傷病案例有關，是否到最後它反而在一些人身上留下了與染疫完全相同的長久影響？”

這是最重要的問題，這些疫苗究竟會對人體造成怎樣的長久影響？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據一些研究人員表示，疫苗對健康群體的風險可能遠大於實際的病毒。特別是對年輕人而言，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本來已足以處理病毒。相比之下，疫苗的運作機制卻會保護棘狀蛋白不被人體立即消滅，否則它也無法促進免疫反應。”

來劃重點：疫苗的運作機制卻會保護棘狀蛋白不被人體立即消滅，否則它也無法促進免疫反應。

這意味著什麼？這是不是說明，假如將來出現了另一種病毒，或是如果免疫系統因為什麼原因而出問題的時候，這些由疫苗所製造的棘狀蛋白就可能會變成無限期存在的不定時炸彈？

就像是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它會永遠懸吊在那些接種過疫苗的人頭上，直到他們嚥下最後一口氣為止？

很不巧這就是朱蒂·米科維茨博士（Dr Judy Mikovits）的看法。“米科維茨認為新冠疫苗實際上是一種生物武器，它會破壞你的先天免疫力，使你變得更容易患上衰弱性疾病（debilitating illness）甚至還有過早死亡的風險。她懷疑很多人恐怕會在接種後撐不了太久、迅速出現狀況死去。‘與其說它會讓你受苦一輩子，’她說：‘不如說它會在五年內就賞你痛快。’”

（《新冠疫苗可能危害你健康的多種方式》〔*The Many Ways in Which COVID Vaccines May Harm Your Health*〕）

這真的有可能嗎？我們會在未來幾年裡見證這些實驗性疫苗導致死亡人數激增嗎？

我們當然希望這種事情不會成真，但由於目前還沒有任何長遠的數據，所以說什麼都不準。就像是一場大型猜謎遊戲，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遲遲不願接種疫苗的原因之一。現在繼續引述布里德的話：

“我個人一直都很支持疫苗，但是...接下來我要講的故事可能會有點嚇人。這是最前沿的科學。過去幾天裡我們已經掌握了一些關鍵的科學問題，它們解答了最後的疑惑，所以現在我們已經明白了——而且我自己也有和其他國際友人合作——為什麼（疫苗）現在會發生這些問題。

其中一個癥結就在於，一旦進入循環系統，心血管系統出現的各種狀況幾乎都與棘狀蛋白脫不了關係。事實上，假如你將棘狀蛋白注射到研究動物的血液中，它們也會先對心血管系統大肆破壞一番，然後穿過血腦屏障進一步對大腦造成傷害。

乍聽起來這似乎沒什麼好擔心，因為我們是往肩部肌肉的地方注射疫苗。直到目前為止，人們都相信這些疫苗的行為模式會與過去所有傳統疫苗如出一轍：它們不會跑到除了注射部位之外的其它任何地方，所以它們只會留在我們的肩膀上。然後其中一些蛋白會進入局部引流淋巴結，好啟動免疫反應。

然而——前沿科學難以預料的地方就出在這裡——多虧日本監管機構提供的數據，我和幾位國際合作者現在能夠仔細觀察具體的生物分佈（biodistribution）情形。這是我們科學家第一次能夠了解mRNA疫苗在接種後到底會何去何從；換句話說，它會不會如同過往的假設一直留在肩部肌肉呢？如果要快速回答的話，我只能說不會。這確實很令人不安。棘狀蛋白會進入血液，並在接種後的幾天內經由血液循環遍及全身。”

他們還得從日本人那裡借來具體的生物分佈研究成果？你在跟我開玩笑嗎？所以你的意思是，在對這些實驗性的“新技術”疫苗中蘊含的物質究竟會不會在人體裡面亂跑有確實的瞭解之前，FDA就照樣批准了疫苗施打？如果這不是怠忽職守，那什麼才是？你能想像我們的監管機構早已被他們該盯緊的行業給收買了嗎？這就是了！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兒童健康守護聯盟（Children's Health Defense）關於同一個主題的另一篇文章：

“在最重要的生物分佈研究，也就是旨在測試注射入的化合物究竟會如何在體內移

動，又會在哪些組織或器官中沉積的研究中，輝瑞公司並不是使用商業疫苗（BNT162b2），而是選擇以一種能產生螢光素酶的mRNA來作為‘替代’...

監管文件還顯示，輝瑞針對其疫苗進行的臨床毒理學研究中並未遵循行業正規的質量管理流程，其中有幾項關鍵研究均不符合良好實驗室規範（GLP）...

‘這些發現說明了，輝瑞確實迫於疫情蔓延的壓力而在疫苗研發上變得有些著急。’ TrialSite的創辦人兼CEO丹尼爾·奧康納（Daniel O’ Connor）表示。“麻煩就在於，良好實驗室規範對確保研究的品質和患者的安全都至關重要。如果跳過這些重要的流程，我們就需要格外緊盯風險收益分析表了。”

（《曝光的文件顯示輝瑞公司跳過關鍵的測試，並在品質標準上便宜行事》 [Pfizer Skipped Critical Testing and Cut Corners on Quality Standards, Documents Reveal] ）

我要確認一下我的理解正不正確：雖然“輝瑞並未遵循行業正規的質量管理流程”，而且“幾項關鍵研究均不符合良好實驗室規範”，但這絲毫沒有阻礙新冠疫苗被順利批准上市。

所以你還相信這些疫苗安全嗎？而且，事情似乎還可以變得更糟。請看：

“...科學家依據《信息自由法》（FOIA）獲得的文件顯示，在幾項臨床前研究中，疫苗的活性成分（mRNA脂質納米微粒）——正是這個成分產生了棘狀蛋白——並沒有如科學家最初預期得那樣停留在注射部位及周圍的淋巴組織中，而是會廣泛流竄並聚積在各個器官，包括卵巢和脾臟。”

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提到，照理說疫苗應該要具有“局部性”，也就是只會停留在被注射的部位。但這個理論已經被證明站不住腳，就像認為棘狀蛋白是一個很好的標靶抗原的理論現在也已被證實錯得離譜一樣。目前已經有數不輕的死亡與其它傷病案例可以證明這個理論究竟有多麼“偏離事實”，想必這些證據在這一切結束之前只會變得越來越多。還有：

“研究表明，棘狀蛋白也許會出現在大腦、卵巢和脾臟等非預期部位，這可能會導致

免疫系統開始攻擊損傷的器官和組織，而這也增加了對疫苗會不會留下遺傳與生殖後遺症的擔憂。”

所以，這東西會無處不在。只要血液流到哪裡，棘狀蛋白就會跟著跑到哪裡。年輕女性真的想讓她們的卵巢充滿這些致命的蛋白嗎？你說，這會不會對受孕和分娩產生影響？老實說，真相恐怕還比我們想像得要可怕，因為：

“根據研究，棘狀蛋白也能夠進入睪丸細胞，並且可能影響雄性生殖功能...”

除此之外，新冠病毒的遺傳密碼中含有的成分“很有可能”會造成疫苗的一些蛋白被錯誤地折疊變成朊病毒（就是這種病毒引發了20世紀80年代的狂牛症），這對腦細胞的傷害甚大，也會增加罹患阿茲海默症和帕金森氏症等疾病的風險...”

（《**新冠疫苗：恐怕還欠缺更多研究**》 [*Covid vaccines: Concerns that make more research essential*] ）

我們希望每個讀者都能清楚認識到為什麼疫苗這麼危險的真正原因，這是一個不開玩笑的生死攸關的問題。布里德自己都坦言：

“我們早就知道棘狀蛋白有致病性...畢竟它本身就是一種毒素。如果它進入血液循環，那一定會對我們的身體造成傷害。現在，我們握有明確的證據表明...疫苗，再加上棘狀蛋白，都會進入血液循環。”

一旦發生這種情況，棘狀蛋白就會與血小板上的受體和血管內的細胞發生結合。這就是為什麼疫苗反而會引起血栓和出血。“當然，作為心血管系統的一部分，心臟也不可能平安無事。”布里德說。“所以我們才會看到有人出現心臟問題，而且這種蛋白甚至可以穿過血腦屏障，造成神經損傷...總之，我們犯了一個錯，直到現在我們才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實際上是在無意間把毒素注射進了每個施打疫苗的人體內。”

“一個錯？”他還敢說這只是“一個錯？”世紀輕描淡寫大獎不頒給他要頒給誰！

最後讓我們來總結一下吧：這些疫苗根本就不是疫苗；它們實際上是一種棘狀蛋白傳遞工具。遺憾的是，現在已經有一億四千萬人美國人接種了疫苗，所以我們最好要好看見血栓、出血、自身免疫性疾病、腦栓塞、中風以及心臟病等各種疾病的病發率急劇上升的心理準備。可以說，我們如今所面對的是一場史無前例的人類浩劫。

還什麼能比新冠疫苗更危險呢？

〔延伸閱讀〕

<https://rumble.com/vh8vz9-bombshell-nobel-laureate-reveals-that-covid-vaccine-is-creating-variants.html>

2008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呂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

“（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是一個天大的錯誤，不是嗎？這是一個科學上的錯誤，也是醫學上的錯誤。甚至說這是一個無法挽回的大錯也不為過。時間會證明這一點，因為正是疫苗在刺激病毒不斷變異。

原本疫苗據說可以產生針對中國病毒的抗體，結果病毒是怎麼做的？它是就這樣死掉了，還是找到了其它出路？

新的變異病毒是疫苗接種的產物與結果。你在每個國家都可以看見同樣的情況：疫苗接種率的曲線後面，總是會伴隨跟著上升的死亡曲線。

我正在密切研究這個問題。我找來了一些在接種疫苗後才染疫的病人到我的研究所裡進行實驗。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他們正在創造對疫苗有抵抗力的變種病毒。

他們選擇保持沉默...很多人其實都知道，流行病學家都心知肚明。

這就是俗稱的抗體依賴性增強（ADE），意思就是抗體的產生反而會有利於病毒感染。因為這

時抗體會附著在病毒上，這樣後者就有了受體、有了抗性，我們可以在巨噬細胞身上看見這一點。”

<https://www.globalresearch.ca/exclusive-former-pfizer-vp-aflids-entirely-possible-this-used-massive-scale-depopulation>

前輝瑞副總裁麥可·耶頓（Mike Yeadon）：

“我毫不懷疑，我們正在目睹的是前所未有的邪惡與超乎想像危險的疫苗。

英國當局一意孤行，想要盡可能將所有國民都納入‘疫苗’接種的範圍，這是完全瘋狂的舉動，因為即使這些疫苗確實沒問題，也只有那些真的屬於高風險族群的人才需要接種疫苗的必要。

至於其他人，那些身體狀況良好、年紀在六十歲以下，或者也許稍大一點的人，他們根本就不需要擔心病毒。要這麼大一群人接種一種在技術上完全沒有先例可循、還可能會在幾個月產生不必要的有害影響的疫苗，這是非常不道德的事。

既然我可以如此肯定，而且我也確信那些疫苗提倡者自己也明白這一點，那我們就必須問，他們如此堅持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雖然稱不上是十足把握，但我自己還是有一些猜測，發國難財只是其中之一，而且這個動機也未必真的那麼有說服力，因為只要把疫苗的單價調高一倍，那樣即使只讓一半的人施打，照樣也能賺得鉢盆滿盈。這沒問題。所以肯定還有別的動機。

想想看，他們想要的是為全體國民施打疫苗，那意味著未成年的兒童和出生不久的嬰兒最後也會成為接種的對象，這在我看來是非常令人切齒的邪惡行為。

這麼做沒有任何醫學上的合理性。就我所知，這些‘疫苗’只會在接種者體內產生棘狀蛋白，這種蛋白本身就具有生物毒性，並且可能會在一些人身上造成實質的傷害（比如，刺激凝血反應或免疫‘補體系統’〔complement system〕）。我一定要強調，那些並不屬於病毒高風險族群的人絕不該接種疫苗、平白無故冒上完全沒有必要的風險。”

<https://haltturnerradioshow.com/index.php/en/news-page/world/global-time-bomb-first-case-of-postmortem-study-of-patient-vaccinated-against-sars-cov-2-mrna-found-in-every-organ-of-the-body>

“一名八十六歲、一度採檢陰性且接種過疫苗的男子死後的屍檢報告顯示，他全身的幾乎每一處器官都殘留有病毒的RNA，這表明疫苗在觸發免疫反應的同時，並沒有真的阻止病毒進入

身體裡的那些器官...

今天早上，我們與紐澤西州一家醫院的一位傳染病學家進行了討論，我們把驗屍報告寄給他過目。

一會過後，他回電給我們，從語氣聽得出來明顯是受到了動搖。他特別請求我們：‘不要公布我的名字，不然我一定會被醫院解僱。’

然後他告訴我們：

‘屍檢結果確實顯示...那些棘狀蛋白與身體各個部位的AEC2受體發生了結合。

mRNA注射物本來應該只留在施打部位，可是事實看來並非如此。mRNA疫苗製造的棘狀蛋白擴散到了各個器官，而且我們現在可以確認這些棘狀蛋白會造成確實的傷害。

更糟糕的是，儘管（死者）已接種疫苗，卻還是在他全身的器官中發現了病毒的RNA，這就說明：

（1）疫苗根本不起作用，或是

（2）病毒透過疫苗獲得了抗體依賴性增強反應，這意味著病毒將會以更快的速度在接種疫苗的人群中傳播。

這簡直就是一顆全球定時炸彈。’ ”